



朱强饰宰相刘罗锅

不分出处

充斥在艺术血脉中的是荡气回肠的情感。没有深沉的迷恋，又怎么产生摄人心魄的艺术魅力？然而，在朱强起初学戏的岁月，他说不上来为什么爱京剧。直到宗马派成名后，他才体会到，与京剧的心心相印早在他不足10岁那年就开始了。

住在沈阳样板戏学员班（沈阳京剧院学员班前身）家属院内的小朱强，只要发现前院在排戏，他就留心听。10岁，他考入学员班，开始学戏。

教授朱强的老师许多是当年梨园行内叫得响的人物，如黄恩鹏、杨元咏、宋世庚、姚世茹等。朱强求学正处在“文革”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，没有学习传统戏的机会，精通的是新编剧目——样板戏。尽管如此，压腿、踢腿、翻跟斗、打把子等基本功一样不

在电脑中第一眼见朱强的扮相，好漂亮的剧照！

朱强不仅剧照漂亮，在台下，姿态神情也是可以欣赏的。他说话不疾不徐，目不他瞬，脸上泛着笑意。有一种做人圆通却令人不觉圆通的感觉。这并非是应酬的纯熟流利，而是一股渗透于性情、弥漫于眉宇的宁和之气。

朱强， 延续着马派的歌吟

文◎冯 岚 图◎张保旗

少，并且练得扎实。

“跟头不能歪，不然竹藤棍就抽过来了。”朱强已经把当年的苦练当作一段愉悦的回忆。“老师专门给于魁智准备一根敲打他的棍，上面写着‘于魁智的朋友’。”这让朱强忍俊不禁。“我俩经常‘吃小灶’，别人站在地上搬朝天凳，我俩要站在小凳上。于魁智淘气也聪明，老师一走他就把腿放下，看见老师人影儿，他再搬直，这会儿我已经累得不行了。所以老师总看到他比我好。

哈哈。”朱强认为自己天赋条件并不如师兄于魁智好，但他勤学苦练。吊嗓子，练白口，无一日懈怠。

他们师兄弟二人的感情也是从童年的学艺生活中积攒起来的。时至今日，两位活跃在京剧舞台上的当红老生，彼此点播、切磋，成就了一段京剧行中的益友佳话。

练在台上

1978年，传统戏重沐春光，

在观众的翘首期盼中重登舞台。这一年，从沈阳样板戏学员班毕业的朱强进入沈阳京剧院，经年寒暑白白练了一身样板戏，时过境迁，本事成了鸡肋。一切要从零开始。

“人生幻化如泡影，几个临危自省？”朱强是能自省的，是属于一个艺人的自省。他连着跑了十几场的龙套，逐一记着身段、唱腔和念白。因为勤奋而自信，朱强认为自己有一天也能唱传统戏。很快，他专门拜在马连良女弟子尹月樵门下。这是他初次接触马派老生。

60多岁的尹月樵正是恢复传统戏后舞台生命最辉煌的时期。演出不断，她几乎没有时间给朱强说戏。朱强每天扒着幕后台帘看尹月樵的戏，贴心周到地给老师沏茶倒水。每逢周六日，他都去老师家“坐客”。尹月樵见朱强是个诚恳好学的孩子，就在这段时间逐字逐句地给他说了《打登州》《打渔杀家》《清官册》等马派名戏。



朱强在采访中有问必答，脸上一直泛着笑意，眉宇之间弥漫着一股宁和之气

朱强不像别的学生，师傅怎么教就怎么学。他爱刨根问底，问这个人物的出身、经历、脾气，什么他都想知道。即使成了名，也没有停止过学习琢磨京剧。

在学戏的同时，朱强忙碌于团内的各大小演出中。无论是头路二路三路四路，什么活儿他都肯接。不久，他被剧团的人称作“大补丁”，哪出戏缺人找他一准儿能补上。

一次剧团在哈尔滨演出，缺了一个能耍双枪的武生。朱强动了心。他特别喜欢《八大锤》里陆文龙耍的那段双枪。虽然是武生的活儿，但他这老生觊觎已久。能趁着补台耍一次双枪是难得的机会。

台上，第一次绑上沉重蓬头的朱强被压得动作变了形，连着3个旋子转体几乎趴在了台上。随后接连3个双枪接抛，1个没接住。台下的观众哄笑不断。

当天，一个看过朱强演马派《群英会·借东风》里诸葛亮的老戏迷找到了后台。“你是朱强

吧？老生唱得不错，有马派的味儿。我们喜欢你。可今儿这出，别再来了。”老汉说着撇撇嘴，意思是来不了就别来了。同有此意的团长也找到朱强，劝他接下来几天的演出别耍双枪了，把那段武生的戏应付下来就行。朱强不干，坚持按照前一天的戏码来。再上台，他竟然没有一处失误，赢得了满堂彩。这并不是奇迹，朱强私下是下过苦功的。他说：“私下再怎么苦练，不在舞台上真刀真枪地

实战是不行的。舞台是最好的练兵场。”

痴迷马派

谈起马派老生，全能马连良的形象实在太深入人心了。马派戏讲究做戏潇洒飘逸，表演入微。每一出戏都有特点、特色。演戏的精髓是唱腔、服装、舞美、道具等，处处追求唯美。据说当年拍马连良的剧照，没有废片。他本人的行头，极其精美和考究。在化妆间，有专人管熨行头，熨水袖，挂起来，穿在身上就没有皱折的痕迹了。有一年，故宫拍卖绸缎。他不惜钱财，买入许多大内的料子，存起来慢慢做行头。马派尤其讲究“三白”，即“护领白”“水袖白”“靴底白”。

无论过去还是现在，很多名角在挑配角和收徒弟方面，由于怕他们盖过自己，故而都不选强手、高手来配戏或培养。但马连良的舞台阵容全是精选之才。小生叶盛兰还没出科，便被马连良相中。杨宝忠改行操琴，张君秋崭露头角，袁世海浮出水面，也都即时与马连良签下合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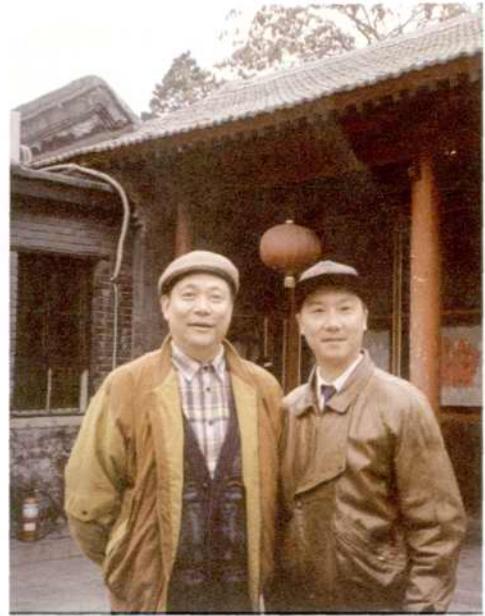
强大的演员阵容，配以干净、整齐、清爽的台风，马连良的戏，真的是很好看。马连良有这个自信，无论前面几场有多热，待他马连良压二轴、大轴的时候，过往顿时成了铺垫。

综合了婀娜唱腔、唯美台风和帅气性格的马派艺术，彻底把朱强收服了。他一遍又一遍地听着马连良和他几位得意门生的录音，其中一位就是张学津。

1987年，张学津巡回演出到沈阳，机缘巧合收了第一个徒弟——朱强。



沈阳样板戏学员班上课的情景（第一排右一为于魁智，第二排右二为朱强）



朱强和老师张学津，摄于马连良旧居

“马派戏有情节、有情趣。悲剧中有谐趣，正剧中有幽默。原本平淡的情节，马派唱出来就多了几分生动，这就是马先生高明的地方，也是学津老师孜孜不倦传授的要领。”有一段时间，朱强住进张学津家学戏。

1992年，朱强准备在沈阳专场演出。他干脆搬进张学津在北京马甸的家。张学津白天晚上排满了演出，能说戏的时间只有晚饭后。在并不宽敞的小客厅里，甚至连餐桌都来不及收拾，就撤开桌椅腾出空地，张学津就说起来。

《赵氏孤儿》是学津老师说得最细致的一出。在程婴说破赵武孤儿身世后百感交集，（程婴）为了保住赵武，害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和至交好友，一直背负着恶名，他是怎样提靴子、按桌脚、拿笔，甚至细致到眼神交流的角度等，都是马先生当年教他的。没学过的人不知道，马派的味儿就蕴含在细枝末节中。”20岁出头的朱强在张学津的倾力培养下，顺利、圆满地完成了他人

生中第一次专场演出。

再登一阶

“怜君身似江南燕，又逐秋风望北飞。”可朱强却一心想着飞往沈阳的南边——北京。这一年，秋末黄昏来得更快，太阳早早落进了西山。裹着浓重凉意的山岚，渐渐地和夜色混合在一起。景色往往最映人心境，朱强几次努力而落空，他已经打消了“南下”的念头。谁知道机遇突然来了。

1994年，朱强名正言顺，以马派老生的身份正式调入北京京剧院。正本清源，北京京剧院有马派的根，朱强终于找到了名正言顺的归属。在更广阔的空间，朱强得到了进入首届京剧艺术研究生班学习的机会。几百名青年京剧演员，只有26人入选。

朱强借助研究生班的资源，受到迟金生（马连良大弟子，多年代师授课）、张学津、马崇仁（马连良之子）点拨，无论唱腔还是做派，深得马派真传。为他在“空中剧院”的当红奠定了绝对优势

的基础。

“马和谭、余虽如出一辙，但马派有了独特的创新。它的唱法潇洒飘逸，有灵性。注重从塑造人物出发，而不是对音色的要求，要有由内而外的感受。”朱强谈到学习马派老生的心得。他认为学就学神韵，切忌模仿音色或者个别动作。好比王铁成饰演周恩来，谁也不会计较他们并不相似的五官，因为王铁成抓住了神韵。

很想看看朱强是如何沿袭了马派的神韵，特别找到了“空中剧院”《苏武牧羊》选段。婉转之曲调伴以优美文辞；精雕细刻的身段配以多愁善感之表情。一个唱腔，千磨百炼；一件蟒袍，镶金绣银。当其以繁华声色呈现于舞台，耳目声色之消闲愉悦，是阅读思辨所不可替代的美。

在马派创始人马连良走后，他留下的是一个巨大的遗憾。也许时间可以将一切涂改得面目全非，可以将沧海变为桑田，但有一样是不朽的，那就是马派门人一代代相传的歌吟。■